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丹鉛總録卷八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瑸

謄録監生臣藍嘉璐

欽定四庫全書

丹鉛總録卷八

明 楊慎 撰

物用類

義嘴笛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為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器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襴義領竒矣予觀樂書有義嘴笛謂笛外更安嘴也抑又竒矣

不借軍持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也言其價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此名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

蜀牋川筆川墨

蜀牋自唐已名天下予脩蜀藝文有蜀牋譜一篇近觀龍川集陳同甫與朱元晦書云川筆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為絶品則蜀人之筆墨在宋以為絶品不知何時

降爲眉州大邑之濫惡耳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殷輅

論語乘殷之輅其後秦始皇閱三代之車獨取殷制按南史齊志殷有瑞因乘鉤而制車因桑根而爲色古所謂器車也一曰桑根車一曰金根車

先路次路

楚辭來吾導夫先路先路車名郊特牲先路三就左傳鄭賜子展先路子産次路

鼓舞木熙

淮南子云鼓舞者繞身若環曽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

轉曲便娟擬神身若秋葯被風髮若結旌馳騁若鶩

木熙者舉梧檟據勾柱授豐條舞扶踈龍從鳥集搏援

攫肆蔑蒙踴躍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

微笑披衣倚擢夫鼓舞者非柔縱木熙者非眇勁淹漬

漸摩使之然也此文寫得入神文選舞賦遠不及也鼓

舞今之盤鼓者木熙今之上高竿者如此下字後之文

人亦罕及

朱鷺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兕鼓飛於雲末徐陵詩有凫鍾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驕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與朱鷺飛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重較說

詩衛風淇澳篇曰猗重較兮毛萇曰重較卿士之車孔穎達曰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周禮輿人註較兩輢上出軾者今之平隔也詩詁云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較式通高五尺五寸葢古人乘車立乘非如今人之坐也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列女傳曰立輜無軿是其明證故乘車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較在式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輢是兩邊植木較横輢上輢

兩兩較一說文車輢上曲銅也葢較在軾上恐其墜故
以曲銅關之古謂較為車耳古謗云仕宦不止車生耳
三國志吴童謡云黄金車班蘭耳闓闔門見天子符曲
銅之說矣後漢輿服志金薄繆龍為輿倚較徐廣曰繆
交錯之形崔豹古今注文武車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
武官赤耳又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
考工記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
為軹園林希逸曰較小於式軹又小於較說文較本作

較從車爻聲古車制與今不同重較之義故晦茲不厭詳引耳

簠簋豆鋪

博古圖簠簋豆鋪同為一類簠盛加膳簋盛常膳豆盛水土之品實濡物之器也禮必從豆以禮之不可廢也豐必從豆以時之不可緩也戲必從豆以交際之不可忘也鋪亦古器名有公劉鋪有天君養鋪形亦如簠但簠方而鋪圓耳漢門有鋪首正象其形乃鋪陳之義又按

鋪字從金宮門銅環所謂金鋪也其制不始于漢三代以來有之或以葦索或以螺蚌或以金銅各隨其所王之德今俗歲節以葦索門亦古意也佛經金摩竭魚裝飾門柱亦金鋪之象

苮席

梁崔祖思政事疏曰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遺女皂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繡衣賜死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帳碧綃蚊幬三齊苮席五盞盤桃花米飯祖思所引二君事皆本史所不載者又苮席不知何

物字書亦無𠀋字

銀蒜

歐陽六一放玉臺體詩銀蒜鉤簾宛地垂東坡哨遍詞睡起畫堂銀蒜珠幙雲垂地蔣捷白苧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鎮羅幙銀蒜蓋鑄銀為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芨紙

謝康樂山居賦剥芨巖椒自注言芨皮可以為紙顧文

薦負暄雜録云扶桑國出芨皮紙

隱囊

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佚始作麈尾隱囊之製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顔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談棊

勾陳

虞虛呂切飛虡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即勾陳也説文鍾

鼓之柎飾為猛獸釋名橫曰栒縱曰虡

酒帘

韓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懸幟甚高幟謂之帘帘謂之酒旗唐韻帘字注當云酒家懸幟豈不雅乎乃云酒家望子俚甚可笑

鋄瓌

鋄音減以鏤金飾馬首又曰鐵質金文曰鋄也西京賦金鋄鏤錫馬融廣成頌金鋄玉瓌詩云鉤膺鏤錫國語

曰懐纓挾瓌皆指此今名馬鞦曰鈒銀事件當用此鈒字或作鋄非佛經況有涉但鈒之語他書罕用此婦飾曰瓌嵌生活當用此瓌字俗作廂非

碁鷄

馬融圍碁賦横行陣亂兮敵心駭惶迫兼碁鷄兮頗棄其裴鷄音義與岳同碁心并四面各據中一子謂之五岳言不可動揺也今謂之勢子而中心一子多不下盖古法與今少異

鳳艒

博雅艒縮舟也艒音墨隋志有龍舟鳳艒

鳳盉

唐碑丈尾釜之於黄鍾甕㽛之於鳳盉器名見博古圖

朱萬初墨

虞文靖又稱朱萬初之墨沈著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圮父子間

古制墨法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蒸匀色不染手光可射人造墨惟膠為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膠法取新解牛革及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剷不用入治成膠即以和烟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材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怪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名第一者上比潘谷蔡瑫中間猶容十許人況李廷珪乎

郭知玄朱箋集韻序銀鈎創閲亥豕成羣盪櫛行披魯魚盈隊盪如周禮簜謂竹也櫛札也釋名曰札櫛也編次如櫛之密也其用事頗僻詳著之

灰釘

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絶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小說謂灰釘用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近燕泉何子元餘冬緒録中證其非謂是曹爽在獄中乞棺釘與灰于司馬懿事其事本不僻也余又考梁書

徐勉上疏請禁喪家速殯云屬纊才畢灰釘已具陳書陳霸先九錫文袚首震慴遽請灰釘以二條證之尤足破宋人之謬說

寄生

齊高帝紀時軍容寡闕乃編稯皮為馬具裝折竹為寄生又東昏侯紀馬被銀蓮具裝鎧雜羽孔翠寄生寄生不知為何物也

左傳正直

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正直二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即象二器

積竹

周禮注殳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柲欑也毛詩竹閉考工記秦無廬史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說文注曰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功即今之積竹法也

乘石

今之上馬臺古之乘石也周禮隷僕下士二人王行洗乘石鄭司農注云所登上車之石也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乘車之得履石惟王為然王行洗乘石致其潔也淮南子之周公履乘石尸子周公踐東宫履乘石唐王起洗乘石賦叅玉趾以增麗拂襄衣而更妍洗列周經履合詩雅

鈞金束矢

淮南子汜論訓下篇云齊桓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其後劉歆妄竄入周官以為周公之法朱文公乃誤信之取以解易金矢之象焉有周公之世而預知王莽之法乎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歌詩者在上貴人

聲也謂之登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即是此意晉人清曠高爽故其語意暗與古合

盉字解

盉盛五味之器也從禾者盉取和之義耳言其器則凵其口以盛物者皆皿也中而不盈則為盅㓙而多得則為盈合而口斂則為盒臼水以澡則為盥

古鏡銘

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鉛錫清如明左龍右虎尚三光

朱雀玄武順陰陽東坡曰清如明如者而也若左傳星隕如雨之例又一面云上方作鑑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壽如金石佳且好又頳民頓氏一鏡銘曰鳳凰雙璦瑤裴陰陽合為配日月常相對又六花水浮鑑銘曰上方作鑑宜侯王左龍右虎掌四旁朱雀玄武和陰陽子孫具備屬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又十二辰鑑銘曰名言之始自有紀鍊冶銅錫去其滓辟除不祥宜吉永長保二親利孫子辟如字缺一衆樂典

祀壽比金方西王母又一鏡銘曰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宜官秩保子母又一鏡銘曰尚方作鏡中外服多保國家人民息九州共享昇平福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子孫力傳及後世樂無極又四時鑑春夏秋冬作曹覃罘荅文篆特異幷附見之

剌閨

梁戴暠從軍行云長安夜剌閨胡騎犯銅鞮剌閨夜有急報投剌於宮門也南史陳文帝每夜剌閨取外事分

判者前相續勅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令投籤於階石上䠞然有聲隋煬帝詩投籤初報曉隋時此制猶存也

扁舟本作鯿舟

或問予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爲始予按南史天淵地新製鯿魚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王由禮有扁舟夜向江頭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

木夾

唐僖宗乾符六年嶺南節度使率讜遣徐雲虔使于南

詔南詔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遣還通鑑釋文及綱目集覽皆不解木夾之義予按宣和書譜云韋孝規嘗爲路魯瞻書雲南木夾木夾彼方所謂木契蠻夷之俗古禮未廢故其往復移文猶馳木夾其詞畧曰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奬飾過多蓋其結信邊鄙使之不敢犯義者理固如是耳

角制所始

宋韋禹錫道州皷角樓記云皷角之制其來遠矣肇黄

帝之御宇戰蚩尤於涿野克壯乎虎旅取象乎龍吟爾後始備于鹵簿稷嗣定于雅樂前征烏蠻之國遂寢于兜勒之曲後分熊軾之寄乃限于天驕之奏故有屹巖湖之峻雉敞雲構之飛譙三吹之調切深七萃之師咸肅丕顯乎威武底寧乎邉鄙則知聖人備物制用其利博哉近世胡祭酒儼云畫角之曲曹子建所作其詞云為君難為臣難難又難其說甚新然不著出處諸書亦不見其事按陳氏樂書文獻通考事物紀原最為博引

亦不載其事韋禹錫此記徧徵敢角前事可謂無遺曹植名人豈應遺漏胡氏此說似為無稽恐出俗口不載典冊未可據也如近世傳雙陸為子建制予亦疑之及閱洪邁雙陸譜云世傳為曹植制非乃知典冊所不收者皆俗傳之妄耳

金題玉躞

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躞錦贉繡褫金題押頭也玉躞軸心也贉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又謂之贉

有毬路錦贉有樓臺錦贉有樗蒲錦贉有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而打攊其覆首曰褾褫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皂鸞鵲錦褾褫是也卷之裹褮曰檢又曰排漢書武紀金泥玉檢注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褮後漢公孫瓚傳皂囊施檢注今俗謂之排此皆藏書畫職裝潢所當知也

方䴵

北史楊愔傳以方䴵障面讀者不解方䴵為何語按說

文作箇䉐薄也通作曲禮記曰薄漢書周勃傳織薄曲為業方言薄謂之曲此云方麴障面葢竹織方扇也

孟光舉案

中丞劉東皐遠夫與予遊浣溪酒中問予曰張平子詩青玉案是何物也予曰宋林少穎云案古椀字也青玉盌也南京人謂傳碗曰案酒此可以證又孟光舉案恒與齊眉亦言進食舉椀若是案卓何能高舉東皐深爲首肯而戲曰孟光力能舉臼案卓舉亦不難但梁鴻必

須踴躍而食矣時謝狷齋侍御王玉壘楊方洲兩太史在座皆大笑無幾時東皐奄逝追憶昔遊為書之亦東坡録文與可戲語意也

秦子符子

秦子曰玉壺必求其所以盛干將必求其所以斷無盛之巵雖赤瓊琩瓐無貴也不斷之劍雖含影承光無取也符子曰太公涓釣於隱溪跽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臼其跗觸崖若路

二子之姓名人罕知況見其書乎馬總意林亦不載今録其二條亦其一臠也符子名朗東晉人見隋藝文志秦子名菁見庾仲容子抄

簪導與餘録一條相出入

簪導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一曰笄笄繫也所以拘冠使不墜也導所以導櫟髮使入巾幘之裏也今依周禮天子以玉屏而導亦如之又史記曰平原君誇楚為玳瑁簪班固與弟書云今遺仲升以黒犀簪士燮集云遣功曹使貢皇太子通天犀導故知天子獨

得用玉降此通用玳瑁及犀今並准是唯升用白牙笏導焉

斗斛大小

歷代斗斛大小不同左傳疏云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為一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為一

象經

世傳象棊為周武帝製按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成殿上集百寮講說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

王褒注王裕注何晏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意者以兵機孤虛衝破寓於局間決非今之象戲車馬之類也若如今之象戲芸夫牧豎俄頃可解豈煩文人之注百寮之講哉

大赤

易說卦廣八卦之象為大赤按明堂位商之大白周之大赤皆旂名也左傳分康叔以少帛旃為大赤注云大赤通帛周禮家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

京房沈重衍律

漢京房衍十二律爲六十律有法減執始之名梁沈重又衍六十律爲三百六十有阿衡歸仁之目可謂續鳬之頸畫蛇之足二子以之

私礬

榷礬者唐于晉州開成三年罷之宋律白礬出晉汾州坊州緑礬出磁州隰州各置官典護户有馱錢陳止齋曰私礬之禁爲契丹北漢設也本朝不設礬官亦無礬

禁大明律私㩀一條當時修者失于删除耳

朱子玄牝解

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的物事如今門㰂謂之牡鐶則謂之牝鎖簀便是牝鎖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牝者謂是至妙之牝不是那一樣底牝

簡牘

莊子曰小夫知之不離苞苴竿牘注云苞苴以遺竿牘以問竿音干即簡牘也以竹曰竿又曰簡以木曰牘又

曰札說文牘書板也古者與朋儕往來以板代書帖故
從片曰牋曰牒皆此意也說文作箋表識書也後轉作
牋亦是用竹爲箋用木爲牋也紙亦曰箋紙不忘其本
也牒說文曰牒札也徐鉉曰議政未定短札諮謀曰牒
增韻官府移文曰牒說文札牒也釋名札櫛也編之如
櫛齒相比也郭知玄集韻序銀鉤下啓亥豕成羣篔簹櫛
行披魯魚盈隊蓋以札爲櫛也其云篔簹櫛周禮所謂英
簜輔節亦竹簡之謂也司馬相如傳令尚書給筆札注

木簡之薄小者時未用紙故給札以書中庸曰布在方策方板也以木為之策簡也以竹為之至秦漢以下以絹素書字漢文帝集上書囊以為帷書囊如今文書封套一曰書帶鄭玄庭下生草如書帶是也又曰書袋海中有魚形如書袋相傳秦始皇吏遺書袋於海所化是也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疊成雙魚之形古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是其明證也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鯉魚之句指此睞者

不知即以為水中鯉魚能寄書可笑　李太白集有桃竹書筒元微之以竹為詩筒寄白樂天亦莊子之所謂竿也

車子釣

張志和漁父曲車子釣橛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唐譚用之詩云碧玉蜉蝣迎客酒黄金轂轆釣魚車又云翩翾䗶榼薫晴浦轂轆魚車響釣船是其事也宋史洞庭湖賊楊么四輪激水船行如飛今失其制

罯擭陷穽

罯擭以罯為擭而掛之陷穽為穽如井以陷罯擭以扃羂禽獸令之扣網也陷穽以陷墜禽獸令之䠥坑也

車屐

子夏易傳曰輹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屐形如伏兔以繩縛于軸故車下縛曰輹

荀綽兗州記曰閻丘沖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乘四望車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

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莊子説庖丁解牛處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中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刀聲亦合樂府之板眼俗諺所謂打出个令兒來也乃知天地間物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黄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于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也哉

孔穎達曰盬與蠱字異義同左傳皿蟲為蠱是亦不攻牢不堅緻之謂也史記器不苦窳儀禮功沽荀子問楛

者勿告也則砉沽楷皆同監義

古墨惟以松烟為之曹子建詩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

翰唐詩輕翰染松烟東坡詩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

小說載王方翼燎松丸墨富家聞見録云唐李超易水

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仇

池筆記真松煤遠烟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蘇

浩然吕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

之又云三衢蔡瑫自烟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

法甚黑而光近世稱徽墨率用桐油烟既非古法墨成亦用漆為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殆此等耶予得墨法於異人祇用煙膠成即光如漆名之曰一品玄霜殆不虛也

古筭法與今不同筭器亦不同筭法之異見孫子筭經猶可考見筭器則不可見矣漢書律歷志云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所以為筭法之用也三禮圖有六觚筭法形如六角米箕又

有方圓筭法形圓中方方為四冪餘圓為四庣沈存中謂筭法用赤籌黑籌以别正副之數詳此亦見其槩矣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人今之藝師有此乎師開事見晏子

東觀漢記今日歳首謂上雅壽雅酒鬬也魏文帝典論荆州牧劉表子弟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中雅小者曰季雅隱窟雜志宋時閬州有三雅池古有

脩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為劉表物也廣韻盃字注云酒器盃即雅字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卮令人語曰雅量
伎人送酒曰雅酒蓋本此云
正部云淮南浮偽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亦確論也
王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盪琫而璆珌此古禮之言毛萇引之以釋詩也

丹鉛總録卷八

丹鉛總録卷九

明 楊慎 撰

人事類

孔子沐浴而朝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

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

改元

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為一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後元自後武帝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謗有亂主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之譏然予觀長歷云秦惠文十四年更為元年則其謬不始于漢文矣又晉惠大安二

年長沙王又事敗成都王穎改年為永興是一歲而二號齊鬱林王改元隆昌海陵王改元延興明帝改元建武是一歲而三號史冊書法混淆俗諺云亂誠是也然則本朝之制豈不度越漢唐哉

騎兵

古者以馬駕車秦晉韓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始毀車崇卒而單騎自此始至六國時則盡然矣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鄭玄解

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鼓云提謂馬上鼓程伊川解易乘馬班如為人馬異處皆謂單騎如今制非也文王周公之世何嘗有單騎之說乎或問六韜有騎戰子何言古無單騎曰六韜僞文非太公著古亦未有無車而乘馬者易曰舍車而徒杜牧之注孫子曰黄帝險于蚩尤以中夏車徒制散卒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牧之此言必有所據乃知騎兵出于北夷至趙武靈王令國中戎服騎射其事始入中國耳

女樂本于巫覡

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仕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巫咸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用國觀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悦神其衣被情態與今倡優何異伊尹書云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以也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雅麗歌舞輕佪其解佩褫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惑人又豈下於陽阿北里哉

女史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緤為之給帷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韓退之紅桃花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棗昏

宋人書啓自叙云性本棗昏質惟木訥按范曄香序云

稟膏昏蒙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

漁樵

有瀛海之涉人晤崑崙之木客各陳風土并其物色海人曰横海有魚厥大不知其幾何頟若三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穿星漢而無杪旁蔭八𡪞而交陰齊諧氏曰微爾漁曁樵遡矣其猶不見吾國之大人合山海于一餉折木為策短不可杖

釣魚爲泔不足充餔餦海人倪廩山客膠傾齊諧忽而去矣夷堅聞而志之余醉中題漁樵問對圖漫志于此

隱居不當談時事

古之耕莘築巖釣渭者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今有廢居而口談時事謂之留心世故不過奔競而已隨駕隱士時務道學由此其選也

鄉里夫妻

俗語云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古人稱妻曰鄉里沈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姚令威曰會稽人曰家其義同也見西溪叢語

橘黄

唐李伯珎與醫帖云白金一挺奉納以備橘黄之需始不曉所謂及觀續世說有枇杷黄醫者忙橘子黄醫者

藏乃知時使然耳　宋陳郁藏一話腴

象山

象山云涵養是主翁省察是奴僕非專主涵養而盡去省察也但有緩急之別如程子所云志為元帥氣為卒徒豈專持志而暴氣哉

賕賄

宋之盛時有位于朝者以餽遺及門為辱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京為羞及其季代中葉秕政孽卿則端揆以

賕賄為論思臺諫以珎玩為獻納或以金珠而充脯醢或以契劵而為詩文甚者如倪僎售妹于侂胄而得府蘇師旦獻妻于侂胄而入閤噫黒頭宰相紅鉛夫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香與墨同關紐

邵巷又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絶人為取老松栢之根枝葉實共擣治之斫風昉羼和之每焚一九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

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晝香空齋蕭寒遂為一日之供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也

蠱痒

周禮土訓掌道地圖道地慝鄭玄曰地慝若痒蠱賈公彦云痒即痒氣蠱即蠱毒人所為也國語胥靜女德以伏蠱慝

陶淵明語

癡人前不可說夢達人前不可言命宋人就月錄以為陶淵明之言不知何據

音辭

顏之推音辭篇略云九州之人言語不同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有楚詞之經蓋其較明之初也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實其失在浮淺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訛鈍其得在質直然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此其大較也若易服而與之談南方

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葢南染吳越北盡幽并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又曰兒當為所祟切今俗不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又曰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謀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又曰焉字鳥名或云語詞洪要用字苑始分其音若訓為何訓為安當音於愆反音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使不反

是也若送句及助辭當音矣愆反音烟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是也

甘寢如後人之卧護秉羽如後世之揮麈是二事非一事也或曰楚地炎酷晝寢而使人揮扇亦通

欛柄

張無垢云欛柄入手則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令之講理學者悉用此語而亦自不知其出也

酒令手勢

五代史史弘肇與蘇逢吉飲酒酒令作手勢按唐人酒令曰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私根謂指節以蹲鴟間虎膺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鈎戟差玉柱之傍鈎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潤玉柱三分潛虬無名指也奇兵潤潛虬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䎽其腕也生其五峯通呼五指也謂之招手令其亦手勢之類與然以將相大臣而為此態甚於側弁起舞矣二人罹禍不亦宜乎

將牢

晉載記後秦諸將謂姚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苻登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魏武王乃姚襄將牢猶俗言把穩五代史莊宗紀亦有持牢之語

軍中有女子

容齋隨筆記軍中有女子數事皆指一人耳按商子兵守篇云壯女為一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徹屋以從從之不洽而熯

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又舊唐書云藩鎮相距用兵年久女子皆可為孫吳是全隊用女子不止如孫武之教習殿廷而已容齋胡不引此邪

管商論金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内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内金一兩

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若合符然其文亦不易及也

三農

周禮三農有兩訓先鄭云山農澤農平地農也後鄭云原與隰及平地余謂先鄭之說為是山農南方之刀耕火種巴蜀之雷鳴田也澤農廣東之葑田雲南之海䕶諺所謂戽水揷秧乘船割穀者也若原隰平地只可言

中原不可該遏甸也

嗥歸

史記漢高祖紀為亭長告歸之田韋昭音告語之告師古音古篤切如禮記出必告之例服虔音嗥呼之嗥按東觀漢記田邑傳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霸歸㕔事少所嗜欲嗥與號同古者當有此音又左傳魯人之嗥說文禮祝曰嗥皆可互證書之以廣異聞

東坡與伊川以戲語相失門人遂分川洛之黨非二公意也朱子學程之學而黨意猶不忘故其毀詬東坡於無過中求其有過甚至有云寧取荆公不用蘇氏吁可怪哉予嘗以此事語人譬如唐高宗王后與蕭氏爭寵乃進武昭儀以間之若使荆公獰䰟九原尚在必將貽骨醉之禍於朱矣晦菴得無噬臍於地下乎

儒臯

後漢書董仲綬智為儒臯三國志魏諷有感衆才二人

其何如人哉文子所謂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脇衆莊子云使一世之人呑聲而陽服之然非心服也然則少正卯之流何代無之孟子曰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中心悅而誠服也世固有服而不誠者葢儒梟之流耳

宋人議論不公不明

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

安石之為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摯之議安石力戰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人必行是其本相盡露矣先姦後姦其揆一也朱子以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公並列審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人醒者必羣起力救不能止醉

之酤而反罪醒之救可乎諺云無奈冬瓜何捉著瓠子磨其言雖俚其事實類也此言一出遂為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孔廟而無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議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過孔子必膺少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庭私祠之於州縣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宋人迷邪今世猶聾可乎不可因程朱之言而貫此古今第一小

人也　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皷而攻之可也此聖門之公案亦可曰冉求聚斂孔子諸子激成之乎

兩癡人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怪石紺冰去聲而平理彈之有好聲輦歸滎陽費錢六十萬宋滎咨道嘗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箇癡人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不嫁惜娉婷

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傅粉施朱學後生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葢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于從仕女不可輕于許人也著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之人有相知之深審而始出以成其功者伊尹孔明是也有相知不深確乎不出以全其名者嚴光蘇雲卿是也有相知不深闖然以出

身名俱失者劉歆荀彧是也白樂天詩寄言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亦子美之意乎

漢文帝重農

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藉田之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又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令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而除田之租

稅除者永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無以異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言必古田畯之書疇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勸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

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倥偬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愚嘗因是論之漢所用夏人貢法也如龍子之言貢法信不善矣然此言論法也非論人也以禹啓為君皐益為臣有使民盻盻然之事乎漢文帝能賜民田租禹啓豈在漢文之後乎宋王安石行新法害民極君子在州縣寛之一分民受賜一分皐益豈不如宋代州縣之臣乎意者賜租之法三代之遺文帝去古未遠倣而行之未

可知也孟子引龍子之言必欲滕君復井田是時也壞未及半猶可復焉至秦開阡陌已久雖孟子復生亦必因時立法不為此論矣後之欲復井田者必迂儒曲士也有愛民之心若文帝可也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永禎蓋未嘗

見之妄為之説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他獨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脱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侍中執虎子

蘇則與吉茂同隱于太白山後則為侍中侍中親省起

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庭車驅按漢世有謗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吉茂反語以戲蘇則謂不得坐重較車而反執虎子也則亦為韻語以荅茂驅叶音上聲與汝為韻云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

母卒仁宗為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胄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容頭過身

漢書虞詡疏公卿巽懦容頭過身蓋以猫犬喻之凡猫犬鑽穴頭可容身即過矣

隱民

春秋左傳隱民皆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隱民貧民也詩曰如有隱憂古字殷與隱同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製重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製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遲猶有望也若夫

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欲用孔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齊民要術

九流有農隋書經籍志所載農家凡十數種傳于今者惟齊民要術其所引多古書奇字今略載其一二如劉烏更切閑荒田法林木大者劉殺之菜無音切玉篇亦無此字其云菜死不扇便任耕種似蔭意鎘楱鐵齒耙也稴一感切秋耕稴也耩故項切耬耰也耬熟耕耬下以為良⿱甚虫胡激切瓜蟲也苯奔去聲蠶笨也缹方九切缹豚缹鵝引食經餶烏驛切悒意飽食亦不餶腩奴感切腩炙酵起麪

也餢飾無音切　糉糩音無　粔籹上草片切下蘇華切　𧸖音代字从𢆉　漤音覽鹽漬物也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義文士猶囁之況民閒其可用乎

敗棊有勝著

尹德毅之說蕭詧龍敏之獻策潞王從珂魏思溫之謀策李敬業皆奇謀也諺云敗棊有勝著惜乎當局者迷耳

東坡與佛印戲語

東坡問佛印曰鑊湯獄圖如何不畫和尚佛印曰人間怕閻羅閻羅怕和尚翁曰怕你甚麽對曰若使閻羅有犯亦要和尚懺除坡大笑曰好說好說此言雖戲至理存焉亦可謂嬉笑之斧鉞矣

韓文公汴州亂詩白樂天哀二良文為宣武軍司馬陸長源作也及考他史籍則長源酷刑以威驕兵御之已失其道矣又裁軍中厚賞高在官盬直曰我不同河北賊以錢物買健兒旌節所委任從事楊儀孟叔度浮薄不

檢常戲入軍營調弄婦女自稱孟郎三軍怨怒遂執長源并楊孟殺之由是論之是長源有以取之何異於雲南之張乾陀揚州之呂用之哉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長源之謂乎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主財盜也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不見于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黄雀語能免冶長災白樂天烏鶴贈荅詩序云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衙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於考耳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為譏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閒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

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葢漢人下蠶室之類耳鄭玄斧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丹鉛總録卷九

丹鉛總録卷十

明 楊愼 撰

人品類

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甘茂居渭南隂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

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庵者昔有王僑犍為武陽人為柏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為王子喬誤也久矣

兩莊蹻

賈生弔屈原賦曰謂跖蹻㢘注楚之盜曰莊蹻韓非子曰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蹻爲盜於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蹻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蹻者楚莊王之裔也以其衆王滇去莊王時百年此又一莊蹻也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

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于古治狥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强梁之悍婦輙於貞烈為伍有乖其實焉予按小説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為貞烈則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

彭祖

王逸楚辭注彭祖好知滋味善斟雉羮以事帝堯司馬彪莊子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恨短晩而唾遠又曰彭祖

餌雲母御女凡數十娶晩妻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東坡詩空飡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

太白子厚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子美一語以此知子美傾倒太白至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横行濶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來海内為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按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東人物類而引杜詩為證近於郢書燕說矣噫寡陋一至此哉

滕王

杜子美滕王亭子詩民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後人因子美之詩注者遂謂滕王賢而有遺愛于民今郡志亦以滕王為名宦予考新舊唐書並云元嬰為金州刺史驕佚失度太宗崩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厮養巡省部内從民借狗求罝所過為害以九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及遷洪州都督以貪聞高宗給麻二車助為錢緡小説又載其召屬官妻于宫中而淫之其惡如此而少陵老子乃稱之所謂詩史者葢亦不足信乎未有

暴于金洪兩州而仁于閬州者也

大顛

韓文公與大顛書前人論之詳矣蘇東坡則力言其為僞朱晦菴則力辨以為真未有折其衷者予觀黄東發之說有云韓與大顛書東坡謂妄撰而晦翁載其全書以為真愚平生讀其書真見其與韓文同蘇公學佛猶辨其為僞而先生闢佛反指以為真所不可曉況據韓文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曽與大顛語今請之者四書

又亟以道為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既與習熟而少變其説尚近人情今未之曽見而先欲闢其道尤不可曉也愚按東發朱子之徒而其説如此天下之公言也又有一證人未之引李漢編韓文序謂收拾遺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七百篇今内集是也外集皆非公作而此書正在外集其為妄撰尤灼然矣或曰晦翁必欲以大顛書為韓之真何也予曰此殆難言也可以意喻昔歐陽公不以始倡

古文許尹師魯評者謂如善奕者常留一著歐公之於尹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顛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為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

傅説

武丁以夢相傅説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

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内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為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

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毆蓋亦意料之言也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頫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

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葢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為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啓倖矣鄭人夢鹿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況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

傳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為成人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辨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冡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适疑即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冡書

南宫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又合似是無疑聊筆之以諗博古者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甞徵召孔明矣事不見于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侯真有人君之度豈止雄

于三國邪

岳武穆當稱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

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為真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飛寃死後高宗納太學生程宏圖之奏昭雪先復浚與參賛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為都督俊為樞密劉豫遣子麟姪猊合兵七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

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章穎所著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為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為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陳白沙詩秦傾武穆因張浚蜀取劉璋病孔明葢言二事皆涉厚誣也舉世懵然失于不考余故詳著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考古之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之不知學也

皋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

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臯陶橫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成橫革之交五人佐禹化益即伯益真成即直成也

蜀取劉璋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荆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法正之計昭烈亦强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為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為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責勾踐乘扁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于河

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闔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顧將軍勉之望之見機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鍾離權

仙家稱鍾離先生者唐人鍾離權也與吕嵒同時韓淵泉選唐詩絶句卷末有鍾離一首可證也近世俗人稱漢鍾離蓋因杜子美元日詩有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

離流傳之誤遂附會以鍾離權為漢將鍾離昧矣可發一笑也說神仙者大率多欺世誑愚如世傳沁園春及解紅二詞為呂洞賓作按沁園春詞宋駙馬王晉卿初製此腔解紅兒則五代和凝歌童凝為製解紅一曲初止五句見陳氏樂書後乃衍為解紅兒慢焉有呂洞賓在唐預知其腔而填為此曲乎元俞琰又註沁園春琰雖博學亦惑于長生之說而隨俗耳厥後琰子仲溫序其父陰符經云先君七十而逝由此言之琰之篤好養

生壽止于此世有村夫目不識參同契一字而年踰百歲又何必勞心于不可知之術哉達人君子可以意悟

夫娘

南宋蕭齊崇尚佛法閤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使誦經（見法琳辨正論）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盖是美稱也是時北則胡后卻扇于曇獻南則徐妃贈枕于瑶光龜茲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反以為榮于金公主偶于淫毒丐僧不以為耻後世以夫娘為惡稱緣此東坡戲語

有和尚宿夫娘相牽正上牀云云陶九成乃謂為駡語葢未多見六朝雜說耳

火迫酇侯

唐源休受朱泚偽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酇侯宋南渡有郭某為將自比諸葛酒後輒詠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而屏風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謂之尿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舉業之陋

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脈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

漢書律歷志先其筭命作先筭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為祕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

孔明不取文舉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此事不經見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國朝登科錄

國朝登科錄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也大魁吴伯宗然考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姑蘇志云金璹榜蓋一嵗而三開科三榜取士也如乙丑之嵗春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夏榜六月一日殿試盡取北士狀元韓克忠是一嵗二開科也又有狀元張顯陳郯不知為何科相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

南宋五賢相

謝疊山作毋制機墓誌云宋中興賢相張德遠虞仲信趙景温游景仁謝德方皆蜀人也　毋昭裔孟蜀時人其子毋煚音英藏書最富制機其後也

度轂

韓非子云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上句不知事之所出度轂似是人姓名度姓古有之宋有度正蜀之遂寧人

八士姓名

大理董難曾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騧隨音馱騧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

蜀士

唐睿宗問蜀士於蘇頲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宋英宗問蜀士於歐陽脩脩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醇二

事何其相類

蜀之隱逸

譙定字天授其學得于蜀曩氏夷族袁溉字道潔其學得于富順監賣香薛翁程子遇青城箍桶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為男窮之義又渡涪江舟將危正襟端坐入問之曰心存誠敬爾有一人樵夫同舟登岸乃問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此皆宋世蜀之隱逸失名者

鴻安丘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詠云無營無欲澹然淵清時又有林閭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同時友

畫家四祖

畫家以顧陸張吴為四祖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吴道玄也余以為失評矣當以顧陸張展為四祖展展子虔也畫家之顧陸張展如詩家之曹劉沈謝閻立本則畫家之李白吴道玄則杜甫也必精于繪事品藻者可以

語此

凋䠶

魏書蔣濟疏凋䠶之民葛洪字苑䠶作斂九偽反

夫子之告葉公者下顏子一等矣蘧伯玉告顏闔又下於夫子教子高一等惟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齋坐忘之論葉公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懐故但告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然子高未至於徇人忘己也闔則旣知蒯聵之不可傳而欲傳之伯玉見其勢不

可止立此苟全之論非為傳之道也

臨人以德則未能宾乎道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林疑獨

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外物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傳燮斥言中官美權

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之劉曜何凶悖也曜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公孫聖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罪義陳宣帝之昏暴京兆顏運輿櫬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御食賜焉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古人取字

史記注仲雍字熟哉哉字取字僅見此隋人魏鸞字雙和崔挺字雙根雙字取字僅見此隋宗室楊綸字斌籀

楊溫字弘籀籀字取字僅見此唐登科記韓湘字北渚此又似今人之號亦異矣

四晧姓字

通鑑四晧姓名王幼學集覽據陳留志及陶潛四人目為説東園公一也綺李季二也夏黄公三也甪里先生四也陳濟正誤以綺李季夏為一人黄公為一人妄引杜詩黄綺終辭漢為據其説杜撰可笑且詩人稱古人姓名多剪截便於音韻如稱司馬長卿為馬卿稱東方

朔為方朔唐詩有稱東園公為園公者葢亦此例豈足為據乎

擬人失倫

擬人必於其倫荀子稱仲尼子弓子弓豈仲尼之倫乎韓子稱臧孫辰孟軻臧豈孟之倫乎二子之言不倫矣

三蘇不取孔明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予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頻濵上皇帝書云

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荀

無其財雖聖賢不能以自致於跬步二公以伊傅神聖

為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棄荆州而就巴蜀吾知

其無能為也止謂棄荆一事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

之言已云荆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

病孔明不亦誤乎

壽過百年

北魏羅結年一百二十歲唐香山九老有李元爽年一

百三十歲又嶺南楊氏雞窠老翁年二百餘

古文人名與字並用

史記相如傳文君已失身于司馬長卿故倦游以人姓與字分為二句其文法自左傳人之姓氏名字多互用焉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某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輔黄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漢壽亭侯

曹操以關侯為漢壽亭侯漢壽地名今稱壽亭侯非也漢壽郡在蜀之嚴道其後先主即位于蜀而侯助之固有兆于此與況漢為代名而下綴以壽延炎祚四十餘年亦非偶然矣

兩鬻熊

漢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註云名熊為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之為楚祖此一鬻熊也唐玄宗天寶六載詔祀夏禹于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

也然鬻熊事夏禹為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傅玄稱孔明

傅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尹和靖對宋高宗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獨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言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可遽視君如冦仇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高宗

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段干

段干李姓邑也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于干今開封有邗溝蹇叔處干而

干亡之秦而秦伯
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

君子不可立黨

宋劉炎邇言云天下之士亦多矣豈獨登龍門與仙舟者皆為賢而不在此選者盡不肖耶更相表題是自立禍梯又曰韓稚圭忠於所事天下無閒言范文正勇於自任而朋黨之議起矣范公豈立黨者惟其立意則黨之召也

王導
唐人云秦之亡由商鞅左晉之亡由王導左晉江左之晉也

王導非純臣也世徒見晉明帝以大義滅親褒之而實不然逆機弑械之萌蘖非一朝一夕之故導不能先啓元帝潛爲之備及敦至石頭導不聞有正言規之而受其司徒之擢君臣大義社稷爲重李懷光將反而其子璀言于德宗君子以爲忠孝兩至導之于敦非父子比也而依違其間坐觀成敗得爲純臣乎敦之凶獰勢已無可奈何導又在帝左右而王氏子弟布滿中外明帝恐導攜心内應故舉春秋大義滅親之言實以安導心

而散敦黨也夫大義滅親石碏是也碏子從亂碏手誅之謂之滅親可也導之於敦親非父子始也不能如李璀終也不能如石碏謂之滅親是欺天下後世矣敦之叛也元帝下詔云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既死導貽王含書猶云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故違明詔而特伸私情此非敦反乃導反也導銜周伯仁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當登三司而導不答敦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而導又不

荅敦乃曰若不爾正應誅而導又無言二人竟死夫敦之用周戴為三司令僕欲使助己為亂耳導當正言爵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賞及其言應誅導當正言刑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罰可也然導豈智不出此哉假賊手以戕忠臣其心不止報私怨而已使敦謀幸成則導能如朱全昱乎能如司馬孚乎吾知其不能也君尊臣卑如天高地下成帝幸導宅嘗拜導妻曹氏而導偃然受之不辭及侍中孔坦密表不宜導聞之怒曰王仲弘鶩痾

耳若卞望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當敵爾耶夫濵危亡之中而不失君臣之禮此趙襄子之所以賞周舍也導知君臣之義曾不如周舍乎其免于春秋無將之誅幸脫漢代博陸之禍者由江左之政不綱而王氏族黨大盛後世猥儒曲好議論雖諸葛孔明宋岳武穆猶加索瘢而無片語疵導誰謂公論百年而定哉千年猶不定者有如此蘇峻之反導棄帝先出奔獨劉超一人侍帝及陶侃平峻導入城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郭默斬劉首以叛導大懼勸帝大赦天下梟劉之首而以

默為西中郎將自以為遵養時晦陶侃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導在江東當三大難而狼狽如此才畧可知管夷吾之稱亦溢美矣遂併及之

郡姓

姓氏書以姓配郡望甚為無謂虛高族望起于江南侯景求婚王謝而不允遂詬曰會須以吴兒女配奴江東散亂職此之由事雖不由此一端而官人以世其醸禍非一日矣其後河北亦效尤以崔盧為首比江東之王謝薛宗起不得入郡姓至碎戟争於帝前乃取入郡姓今之百氏郡望起於元

魏胡盧之事何足為據也是時韓顯宗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可將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胄墜於皂隷矣又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賤襲賤李沖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真名言哉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苻堅迎之入長安

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

證直講虚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為悖亂嘉
葢無徳而詭隱無才而强飾如今之走帳黄冠遊方羽
客僞欒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于筆札世猶傳
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奥妙不傳者何限而今
乃傳鬻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筭而世乃盛
傳許渾胡曾小説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僞
蘇註至名家亦為所惑且引用焉噫

人名食其

高祖時有酇食其審食其武帝時有趙食其師古皆讀作異基而近代學者酇則為異基審則為食基趙則為食其誤矣同是人名更無别議也荀悦漢紀三者並異基字

四皓廟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没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録金石録鄭樵金石略皆遺之

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章邯未可輕

方萬里云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于王莽徐道覆之于盧循皆一律也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

才之名始此後再見于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為取士之科名云

秦刻石去姓稱名

秦之罘刻石去姓稱名後世遂多不知姓而歷代或多效之惑矣如晉書云謝玄北伐苻堅下遽云安與玄圍棊玄上去一張字初學觀之知為何玄耶漢書注稱臣瓚後人亦迷其姓何者書此一字耶如五代梁唐間有王彦章謝彦章彭彦章使去其姓知為王耶謝耶彭耶

葢姓有二

葢姓有二漢葢寛饒葢勲音盍唐葢文達葢蘇文葢嘉運音踏○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漢帝之美曰罷黜百家綰之功可少哉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喝取雞失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三子一以取雞失侯二

以酎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

左傳公若謂圉人曰爾欲吳王我乎三國志欲曹爽我乎宋人奏議云是欲劉豫我也皆祖左氏句法

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棲楚其中行獨復者乎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為會稽內史張玄之為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南北二玄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雖踈交常賔一見多輸寫欵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踈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竝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借名姓也

王隱晉書云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賈誼新書引鬻子曰太平之世父無死子兄無死弟鬻姓僅見此漢唐君碑陰有處士閻葵班閻葵複姓僅見此佛圖澄碑澄本姓濕濕姓僅見此戰國策衛有緤錯挐薄緤挐姓僅見此

竹書紀年伊尹卒於沃丁之世葢百有五歲太公卒于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

後周韋孝寛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

易新注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蠋而皆惜其未聞道亦名言也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贇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

之患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其瀆鬼嶽祗受其血食怨其滅亡故能為厲必生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而危亡之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嬀苻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彼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曰興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杜牧集載陳希烈桂娘事尤異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浙西布衣崔

善正上言李錡謀為不軌身死而無益于事史且微其名噫亦可憐矣易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二子之謂乎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初入境見有冠蓋來迎者子賤曰車驅之所謂陽喬者至矣陽喬魚名不釣而來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其魚之形則未詳按荀子曰鯈者浮陽之魚也唐文粹宓子賤廟碑云豈意陽驕化而為魴喬從魚為鱎字義乃全

丹鉛總録卷十